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崇古文訣卷十三

宋 樓昉 編

唐文

先聖文宣王廟碑 柳宗元

此文所以不可及者以其是柳州文宣王廟更移在他州不得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為南夷椎髻(上音椎下音計)卉裳攻劫鬬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

至于有國始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冠帶憲令進用文事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旋辟唯以水切諾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知唐之德大以遐孔氏之道尊而明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廟屋壞幾毀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懼不任以墜教基丁未奠薦法齊時事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獻三官衣布洎于贏財取土木金石徵工僦即就切功完舊益新十月乙丑王宮正室成乃安神棲乃正法庭祇會羣吏卜日之吉

虔告于王靈曰昔者夫子嘗欲居九夷其時門人猶惑聖言今夫子代千有餘載其教始行至于是邦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况巍然炳然臨而炙之乎惟夫子以神道設教我今罔敢知欽若茲教以寧其神追思告誨如在于前苟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無陋罔貳昔言申陳嚴祀一作祠永永是尊麗牲有碑刻在廟門

與韓愈論史官書　柳宗元

掊擊辯難之體沈著痛快可以想見其人

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見書藳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筆榮一韓退之邪若果爾退之豈宜虚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一本作故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録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為襃貶猶且懼不敢為

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邪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邪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必〈一作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

（一作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是也其時暗（一作以）諸侯不能以（一作用）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宗族亦誅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鬭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惟

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一作誡）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来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邪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来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一無十九字）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魯猥切）軒天地者決必不（一無不字）沈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

志豈當待人督責迫慼然後爲官守耶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准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上口朗切）慨（下口溉切）自爲正直行行（下浪切）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人（一無人字）當爲而不爲又誘（一作有）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

而欲勉人難矣哉

與李睦州論服氣書　　柳宗元

曉謦深切詞氣勁拔開闔曲盡其妙所恨太厲聲色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遊者遊愚溪上池西小丘坐柳下酒行甚歡坐者咸望兄不能俱以為兄由服氣以來貌加老而心少歡愉不若前去年時既言皆沮然眄睞上莫見切下洛代切眄睞斜視也思有以已兄用

斯術而未得路間一日濮陽吳武陵最輕健先作書道天地日月黃帝等下及列仙方士皆死狀出千餘字頗甚快辯伏覩兄貌笑口順而神不偕來及食時竊睨和糅（女救切 雜也）燥濕與啖飲多寡猶自若是兄陽德其言而陰黠其忠也若古之強大諸侯然負固怙力敵至則諾去則肆是不可變之尤者也攻之不得則宜濟師今吳子之師已遭諾而退矣愚敢厲銳擐（音患）堅鳴鐘鼓以進決於城下惟兄明聽之凡服氣之大不可者吳子已悉

陳矣悉陳而不變者無他以服氣書多美言而以為得恒久大利則又安能棄吾美言大利而從他人之善言哉今愚甚吶（訥亦從口見集韻）不能多言大凡服氣之可不死歟不可歟壽歟夭歟康寧歟疾病歟若是者愚皆不言但以世之兩事巳所經見者類之以明凡所信書必無可用愚幼時嘗嗜音見有學操琴者不能得碩師而偶傳其譜讀其聲以布其爪指蚕起則嘐嘐（火苞切）譊譊（馨幺切）以逮夜又增以脂燭燭不足則諷而鼓諸席如是十

年以為極工出至大都邑操於衆人之座則皆將大笑曰嘻何清濁之亂而疾舒之乖歟卒大慙而歸及年少長則嗜書又見有學書者亦不能得碩師獨得國故書伏而攻之其勤若向之為琴者而年又倍焉出曰吾書之工能為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形從而理逆卒為天下棄又大慙而歸是二者皆極工而反棄者何哉無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可傳者卒不能得故雖窮日夜敝歲紀愈遠而不近也今兄之所以為服氣者果

誰師邪始者獨見兄傳得氣書於盧遵所伏讀二三日
遂用之其次得氣訣於李計所又參取而大施行焉是
書是訣遵與計皆不能知然則兄之所以學者無碩師
矣是與向之兩事者無毫末差矣宋人有得遺契者密
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兄之術或者其類是歟兄之不
信令使號於天下曰孰為李睦州友者今欲已睦州氣
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友皆左袒矣則又號
曰孰為李睦州客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

右袒則凡兄之客皆左袒矣則又以是號於兄之宗族則皆左袒矣號姻婭則左袒矣入而號之閨門之内子姓親昵則子姓親昵皆左袒矣下之號於臧獲僕妾則臧獲僕妾皆左袒矣出而號於素為將率胥史者則將率胥史皆左袒矣則又之天下號曰孰為李睦州讐者令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讐者皆右袒矣然則利害之原可知也友者欲久存其道客者欲久存其利宗族姻婭欲久存其戚閨門之内子

姓親昵欲久存其恩㓕獲僕妾欲久存其主將率胥史欲久存其勢讐欲速去其害兄之為是術凡今天下欲兄久存者皆懼而欲兄速去者獨喜兄為而不已則是背親而與讐夫背親而與讐不及中人者皆知其為大戾而兄安焉固小子之所懍懍音凛也兄其有意乎卓然自更使讐者失望而慓親者得欲而忭則愚願椎肥牛擊大豕刲羣羊以為兄餼許既切窮隴西之麥殫江南之稻以為兄壽鹽東海之水以為醎醯呼啼切酸味也敖倉之粟

以為酸極五味之適致五藏之安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胖醉飽謳歌愉懌訢歡流聲嚳於無窮垂功烈於不刊不亦旨哉孰與去味以即淡去樂以即愁悴悴焉膚日皺側救切肌日虛守無所師之術尊不可傳之書悲所愛而慶所憎徒曰我能堅壁拒境以為强大是豈所謂强而大也哉無任疑懼之甚某再拜

崇古文訣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崇古文訣卷十四

宋 樓昉 編

唐文

答韋中立書　柳宗元

看後面三節則子厚平生用力於文字之功一一可考韓退之與本朝老蘇陳後山凡以文名家者人人皆有經歷但各有入頭處與自得處耳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
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為文章甚不自是
也不意吾子自京都来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
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衆人師且不敢況敢為
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氏以下
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輙譁笑之以為狂人
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名後學作師説因抗顔
而為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詞愈以

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黄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爲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衒怪於羣目以召

閙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閙豈可使呶呶尼交切者早暮咈音拂戾也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憒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為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音武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邪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

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今之命師者大

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然有古人形貎雖

僕敢為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

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

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

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為不敢也决矣

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于子聊欲

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

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固不苟為炳炳烺烺音朗火明貌務采色誇聲音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徒吊切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奥揚之

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邪非邪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

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為外庭所笑則幸矣宗元復白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筆力老健真有作史手段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為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率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

行丐取於市不嗛（音歉不滿也）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上音輔正作鬴下音歷）甕盎（於浪切）盈道上袒臂徐去至撞（傳江切）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爲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爲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

取酒又以刄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音朔長矛也）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先到切）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躄（蒲結切）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来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邪副元帥固負若屬邪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為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勲

塞天地當務為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暴且亂亂天子
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
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出
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
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
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
尉曰吾未晡（音逋晚食）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
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遂卧軍中晞不解衣戒候

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諶氏壬切信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也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諶諶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饑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求諭諶諶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邪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我乃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

夕自哺（音逋啜也）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諶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音者）人且饑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恥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邪諶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

農徵戒其族過岐音其山名朱泚此禮切水清幸致貨幣愼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

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斄間過眞定北上馬嶺歷亭鄣戍堡竊好問老校

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為人煦煦常低首拱手促一本作行步言氣畢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答許京兆書　柳宗元

規模從司馬子長答任安書來子厚自知不合附麗而終以王叔文等為可以興堯舜之

道其迷而不反者歟

宗元再拜五丈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来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以是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䰟百病所集痞部鄙切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瘴癘為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為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音荒沈沒復起為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

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一無謂字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懃懃或作勤勤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未路孤危阨塞臲五結切兀事既壅隔狠忤貴近狂踈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音讀謗也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構扇使一作便盡為敵讎協心同攻外

連强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為他人道說懐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寛貸各得善地無分毫事坐食俸禄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鋭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耻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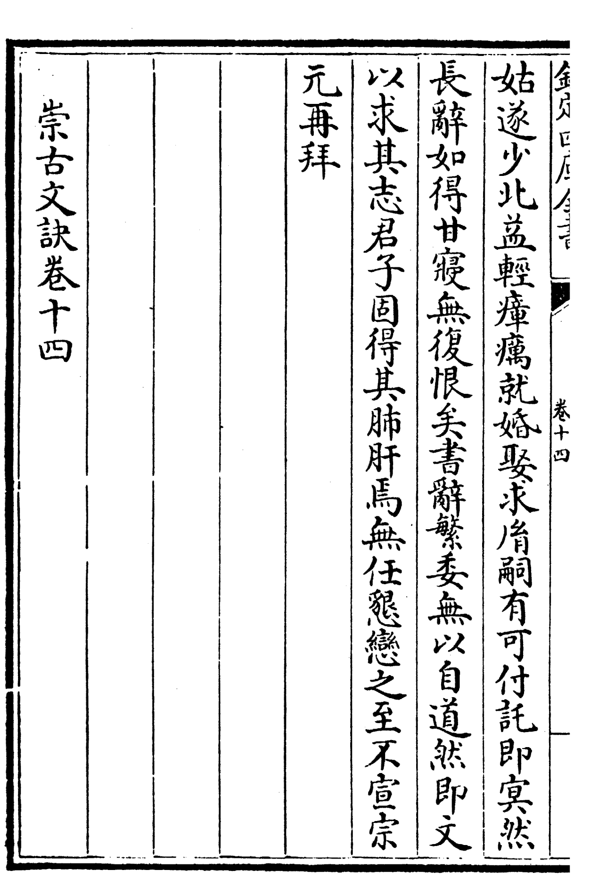
來二千五百年代為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側絞切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塡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腸沸熱煢煢孤立未有子息荒隅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為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當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盼無後繼者懍懍然欷歔惴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為主獨託村鄰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

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栢芻收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皁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為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

破爲世大僇音戮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卹尚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醎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撾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辯别卒光史册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爲而有詬古候切欲望世之人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寛下

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因虜自期必免范痤材戈切騎危以生易死蒯苦怪切通據鼎耳為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質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名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此皆瑰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恇音匡怯也怯洟音涊乃殄切腆切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痼疾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䟦闊矣賢

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一作志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覼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觝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録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為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存通家宗祀為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雖不敢望歸掃塋域退托先人之廬以盡餘齒



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肖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宣宗元再拜

崇古文訣卷十四

崇古文訣卷十五

宋 樓昉 編

唐文

晉問　柳宗元

晉國之美多矣自山河而兵自兵而馬曰木曰魚曰鹽一節細如一節至於晉文公之霸業盛矣然以道觀之亦何足貴却有一項最可貴者曰堯之遺風也至此則前面所舉可

以盡廢此是善占地步一着最高特地留在後面説譬如賈人之善售物者必不肯先將好底出来

吴子問於柳先生曰先生晉人也晉之故宜知之曰然然則吾願聞之可乎曰可晉之故封太行掎舉綺切偏引也之首陽起之黄河迤移爾切之大陸靡之或巍而高或呀虛牙切張口也而淵景霍汾澮上焚下檜以經其壖如緣切若化若遷鈎嬰蟬聯然後融為平川而俟之都居大夫之邑建焉其

高壯則騰突撐拒聳五交切峣鬱怒若熊羆之咆虎豹之
嘷音豪終古而不去攫秦搏齊當者失據燕狄惴怯若卵
就[illegible]振振業業覷闞蹀戸惕若僕妾其接行則平盈旋
緣紆徐曳延若飛鳶鳶同余專切之翔舞洄水之容與以稼
則碩以植則茂以牧則蕃以畜則庶而人用是富而邦
以之阜其河則濬源崑崙入于天淵出乎無門行乎無
垠自匈奴而南以介西鄙衝奔太華運肘東指混潰后
土濆音汾又房吻切濁麋沸黿鼉詭怪于于汩汩騰倒軼一作䟤

越委泊涯涘音俟呀呷欱呼合切納摧雜失隆其所盪激則連山參差廣野壞裂轟雷怒一作努風撼鴞干巘音憂崩石之所轉躍大木之所擢拔㶑泙白平切洞踏者彌數千里若萬夫之斬伐而其軸轤之所負檣檣之所御鱗川林磴隧雲遁雨瞬目而下者榛榛沄沄百舍一赴若是何如吳子曰先生之言豐厚險固誠晉之美矣然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備敗而已非以為榮觀顯大也吳起所謂在德不在險皆晉人之藉也顧聞其他

先生曰大鹵之金崇谿之工火化水淬取內切器備以充爲棘爲矛爲鍛爲鉤爲鏑爲鏃出太白徽蓐收召招搖伏蚩尤肅肅褷褷山宜切合衆靈而成之博者狹者曲者直者歧者勁者長者短者攢之如星奮之如霆運之如縈浩浩奕奕淋淋滌滌熒熒的的若雪山氷谷之積覿者膽掉目出寒液當空發耀英精互繞晃蕩洞射天氣晝白日規爲小鑠雲破霄跕都牒切也協切墜飛鳥弓人之弓函人之甲膠角百選犀兕七屬乃使跟超掖夾之倫服

而持之南瞰諸華北讋(質涉切)羣夷技擊節制聞於天下是為善師延目而望之固以拳拘喘汗免冑肉袒進不敢降退不敢竄若是何如吳子曰夫兵之用由德則吉由暴則凶是又不可為美觀也先軫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況徒以堅甲利兵之為上哉

先生曰晉國多馬屈馬是産土寒氣勁崖坼谷裂草木短縮鳥獸墜匿而馬蕃焉師師兟兟(音銑進也)溶溶紜紜轠轠(音雷)轔轔或赤或黃或玄或蒼或醇或駹(莫江切)黯然而

陰炳然而陽若旌旃旂幟之煌煌乍進乍止乍伏乍起乍奔乍躓音致若江漢之水疾風驅濤擊山盪壑雲沸而不止犀飲源槁迴食野赭浴川戲浪噴震播灑潰潰焉若海神駕雪而来下觀其四散惝怳開合萬狀喜者龍厲怒者人搏決然坌躍千里相角風駿霧鬣音獵斸音燭山抉壑耳搖層雲腹梢衆木寂寥遠遊不久而復攫地跳梁堅骨蘭筋交頸互齧鬭目相馴音巡聚溲更噓昂首張斷其小者則連牽緻繞仰乳俯齕下没切蟻雜螽集啾啾

滹滹旅走叢立其材之可者收歛攻敎捽手飛麋指毛
命物百步就羈牽以筍息御以王良超以范鞅軒以欒
鍼以佃以戎獸獲敵摧若是何如吴子曰恃險與馬者
予不聞乎故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是不一姓請置此
而新其說
先生曰晉之北山有異材梓匠工師之為宫室求大木
天下皆歸焉仲冬既至寒氣凝成外凋内貞瀋液不行
乃堅乃良萬工舉斧以入必求諸巖崖之欹傾磵壑之

紆縈淩巑岏之杪顛漱泉源之涘古南切灊根絞怪石不土而植千尋百圍與石同色羅列而伐者頭抗河漢刃披虹霓聲振連巒栜填層谿丁丁中莖切登登硍硍稜稜若兵車之乘凌其響之所應則潰潰淜淜洶洶薨薨若騫若崩若蟜龍之鬬風霆相騰其殊而下者札⿰山复捎殺摧崒坱圠霞披電裂又似共工觸不周而天柱折鵾鸛鷙鶚號鳴飛翔貙犴虎兕奔觸讋慄伏無所入遯無所脫然後斷度收羅捎危顛芟繁柯乘水潦之波以入于

河而流焉溢突硉兀郎切兀轉騰冐沒類秦神驅石以梁大海抵曲鱗戲匯音會流雷解前者汩越後者廹隘乃下夫龍門之懸水摺拉顙蹈捽首軒尾頃入重淵不知其幾百里也濤波之旋滔山觸天既渟既平彌望悠焉良久乃始昂屹涌溢挺拔而出林立峯崪穿雲蔽日渙然自撓復就行列渾渾而去以至其所唯良工之指顧叢臺阿房長樂未央建章昭陽之隆麗詭特皆是之自出若是何如吳子曰吾聞君子患無德不患無土患無土

不患無人患無人不患無宫室患無宫室不患材之不
巳有先生之所陳四累之下也且庇祈既成諸侯叛之
先生曰河魚之大上迎濤波壅津涯千里雷馳重馬
輕車遂以君命矢而縱觀焉大罟斷流修網亘山罩罶
麗罣織紝其間巨舟軒昂仡仡迴環水師更呼聲裂商
顔於是鼓譟沓集而從之扼龍吭拔鯨鰭戮白黿逐毒
螭叱馮夷立水湄搜攪流離搠縮推移梁會網䖍騰天
彌圍掉躃擁蹋以登夫歷山之垂如川之歸如山之摧

如雲之披其有乘化會神振拔漣淪摛奇文出怪鱗騰飛濤而上逸生雷電於龍門者猶仰綸飛繳頓踏而取之莫不脫角裂翼呀嚇匍匐復就臠力兖切莫保龍籍甘糅五味布裂雕俎風雲失勢沮散遠去若夫魦鰽鮪鯉鰋鱧魴鱮之瑣屑蔑裂者夫固不足悉數漏脫紘目養之水府而三河之人則已填溢饜飫腥膏罨鹵閧膾炙之美則掩鼻蹙頞賤甚糞土而莫顧者也若是何如吳子曰一時之觀不足以誇後世口舌之味不足以利

百姓姑欲聞其上者

先生曰猗氏之鹽晉寶之大也人之賴之與穀同化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所則見溝塍畦畹之交錯輪囷若稼若圃敞兮匀匀渙兮鱗鱗邐邐紛屬不知其垠俄然決源釃流交灌互澍若枝若股委曲延布脉寫膏浸渠灑滑汩彌高掩庳漫壠冒堤決決沒沒遠近混會抵值堤防瀴瀛霈濊偃然成淵漭然成川觀之者徒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陰漉甘鹵容起孕靈

富媪不愛其美無聲無形熛結迅詭迴眸一瞬積雪百里皛皛皛胡了切幕幕奮僨離析鍛圭槌璧眩轉的皪乍似隕星及地明滅相射氷裂雹碎龎襍增益大者印纍小者珠剖涌者如坻坳者如缶日晶熠煜螢駭電走亘步盈車方尺數斗於是裒斂合集舉而堆之浩浩乎懸圃之巍巍巍嶘乎滺乎狂山太白之淋灕駭化變之神奇卒不可推也然後驢鸁牛馬之運西出秦隴南過樊鄧北極燕代東逾周宋家獲作鹹之利人被六氣之用和鈞

兵食以征以貢其賮天下也與海分功可謂有濟矣若是何如吳子曰魏絳之言曰近寶則公室乃貧豈謂是耶雖然此可以利民矣而未為民利也先生曰願聞民利吳子曰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於已百貨通行而不知所自來老幼親戚相保而無德之者不若兵刑不疾賦力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

先生曰文公之霸也援秦破楚囊括齊宋曹衛解裂魯鄭震恐定周于温奉册受錫夾輔糾逖以為侯伯齊盟

踐土低昂玉帛天子恃焉以有諸侯諸侯恃焉以有其國百姓恃焉以有其妻子而食其力叛者力取附者仁撫推德義立信讓示必行明所嚮達禁止一好尚春秋之事公侯大夫策文馬馳軒車出入環連貫于國都則有五筵之堂九几之室大小定位左右有秩禽牢餼饋文錯文質饗有嘉樂宴有庭實登降好賦犧象畢出犒勞贈賄率禮無失六卿理兵大戎小戎鐘鼓丁寧以討不恭車埒萬乘卒半天下鼓之則震旆之則畏其號令

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旋莫不如志當此之時咸能懽娛以奉其上故其民至于今好義而任力此以民力自固假仁義而用天下其遺風尚有存者若是可以為民利也乎吳子曰近之矣然猶未也彼覇者之為心也引大利以自嚮而摟他人之力以自為固而民乃後焉非不知而化不令而一異乎吾嚮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

先生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而平陽堯之所理也有

茅茨采椽土型之度故其人至于今儉嗇有温恭克讓之德故其人至于今善讓有師錫僉曰疇洛之道故其人至于今好謀而深有百獸率舞鳳凰来儀於夔時雍之美故其人至于今和而不怒有昌言儆戒之訓故其人至于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為不言垂衣之化故其人至于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也願以聞於子何如吴子離席而立拱而言曰美矣善矣其蔑有加矣此固吾之所欲聞也夫儉則人用足而不淫讓則遵分而進善其

道不闗諆則通於逺而周於事和則仁之質戒則義之實恬以愉則安而久於其道也至乎哉今主上方致太平動以堯為準先生之言道之奥者若果有貢於上則吾知其易易焉也舉晉國之風以一諸天下如斯而已矣敬再拜受賜

乞巧文　柳宗元

當與送窮文相對看然退之之困窮乃其真情子厚抱拙終身豈其本心歟看他詰難過

度處

柳子夜歸自外庭有設祠者餈諸延切餌仍吏切馨香蔬果交羅插竹垂綏剖瓜犬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女隸進曰今兹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蹇拙手目開利組紝縫製將無滯於心焉為是禱也柳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儻可因是以求去之乃纓弁束袵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傴僂將事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天孫專巧于天

轇轕旋璣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臨下民欽
聖靈仰光耀之日久矣今閩天孫不樂其獨得貞卜於
元龜將蹈石梁歘天津儷于神夫于漢之濆兩旗開張
中星耀芒靈氣翕欻兹辰之良幸而弭節薄遊民閒臨
臣之庭曲聽臣言臣有大拙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不
能遷寛不能容乾坤之量包含海岳臣身甚微無所投
足蟻適于垤蝸休于殼龜黿螺蜯皆有所伏臣物之靈
進退唯辱仿佯為狂局束為諂吁吁為詐坦坦為忝他

人有身動必得宜周旋獲笑顛倒逢嘻已所尊昵人或怒之變情徇勢射利抵巇中心甚憎為彼所奇忌仇佯喜悅譽還隨胡執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已曾不惕疑貶名絶命不負所知朴嘲似傲貴者啓齒臣旁震驚彼且不恥叩稽匍匐言語譎詭令臣縮恧彼則大喜臣若效之瞋怒叢已彼誠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狴犴臣到百步喉喘顛汗睢盱逆走魄遁神叛欣欣巧夫徐徐縱誕毛羣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險擬步如漆左

低右昂闞冒衝突鬼神恐悸聖智危慄泯焉直透所至
如一是獨何工縱横不恤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獨喬於
臣恒使玷黜沓沓謇謇恣口所言迎知喜惡默測憎憐
摇脣一發徑中心原膠加鉗夾誓死無遷探心扼膽踊
躍拘牽彼雖佯退胡可得蒴獨結臣舌喑抑銜寃擘眥
流血一辭莫宣胡爲賦授有此奇偏眩耀爲文瑣碎排
偶抽黄對白哼咲飛走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宮沉羽振
笙簧觸手觀者舞悅誇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嚚

昏莽鹵樸鈍枯朽不期一時以俟悠久旁羅萬金不鬻獘帚跪呈豪傑投棄不有眉矉頻蹙喙唾胸歐大赦而歸塡恨低首天孫司巧而窮臣若是卒不余畀獨何酷歟敢願聖靈悔禍矜臣獨艱付與姿媚易臣頑顏鑿臣方心規以大圓拔去吶舌納以工言文詞婉軟步武輕便齒牙饒美眉睫增妍突梯卷音拳臠音攣為世所賢公侯卿士五屬十連彼獨何人長享終天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俟至夜半不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青褏朱裳手

持絳節而來告曰天孫告汝汝詞良苦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而行嫉彼不爲汝之所欲汝自可期胡不爲之而誑我爲汝唯知耻諂貌淫詞寧辱不貴自適其宜中心已定胡妄而祈堅汝之心宻汝所持得之爲大失不汙卑凡吾所有不敢汝施致命而昇汝慎勿疑嗚呼天之所命不可中革泣拜欣受初悲後懌抱拙終身以死誰惕

答皇甫湜書

李翺

觀翱此書直欲以當代史筆自任中間品量前代史筆之高下發明人所未及

辱書覽所寄文章詞高理直歡悅無量有足發予者自別足下來僕口不曽言文非不好也言無所益衆亦未信秖足以招謗忤物於道無明故不言也僕到越中得一官三年矣材能甚薄澤不被物月費官錢自度終無補益累求罷去尚未得以爲愧僕性不解諂佞坐不能曲事權貴以故不得齒于朝廷而足下亦抱屈在外故

畧有所說凡古賢聖得位於時道行天下皆不著書以其事業存於制度足以自見故也其著書者蓋道德充積阨摧於時身甲處下澤不能潤物耻灰燼而泯又無聖人爲之發明故假空言是非一代以傳無窮而自光耀于後故或徃徃有著書者僕近寫得唐書史官材薄言詞鄙淺不足以發揚高祖太宗列聖明德使後之觀者文采不及周漢之書僕以爲西漢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下豁達大度東漢所不及其餘唯文宣二帝爲

優自恵景以下亦不皆明於東漢明章兩帝而前漢事跡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叙述髙簡之工故學者恱而習焉其讀之詳也足下讀范曄漢書陳壽三國志王隠晉書生熟何如左丘明司馬遷班固書之温習哉故温習者事跡彰而罕讀者事跡晦讀之踈數在詞之髙下理必然也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叙事曾不如范曄陳壽所為況足擬望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僕所以為恥當茲得於時者雖負作者之

才其道既能被物則不肯著書矣僕竊不自度無位於
朝幸有餘暇而詞句足以稱讚明盛紀一代功臣賢士
行跡灼然可傳於後自以為能不滅者不敢為讓故欲
筆削國史成不刊之書用仲尼褒貶之心取天下公是
公非以為本羣黨之所謂為是者僕未必以為是羣黨
之所謂為非者僕未必以為然使僕書成而傳則富貴
而功德不著者未必聲明於後貧賤而道德全者未必
不烜赫於無窮韓退之所謂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

幽光是翺心也僕文采雖不足以希左丘明司馬子長足下視僕叙高愍女楊烈婦豈盡出班孟堅蔡伯喈之下耶仲尼有言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僕所為雖無益於人比之博奕猶為勝也足下以為何如哉古之賢聖當仁不讓於師仲尼則曰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乎又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孟軻則曰予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安能使予不遇乎司馬遷則曰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以俟後聖人君子僕之不讓亦非大

過也幸無怪

宗古文訣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崇古文訣卷十六至十八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張炳

謄錄監生臣張鴻恕

崇古文訣卷十六

宋　樓昉　編

宋文

待漏院記

王禹偁

句句見待漏意是時五代氣習未除未免稍俳然詞嚴氣正可以想見其人亦自得體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

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于勤爾況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況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臣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鑾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徹蓋下車于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

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荐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于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讐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

搆巧詞以悦之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慆慆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于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毁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禄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王禹偁為文請誌院壁用規于執政者似箴體

壽域碑　　王禹偁

此篇造語新奇

古聖人之營壽域也非土木非板築不金乎城不湯乎池晝無鍵而闗夜無柝而擊東西不吾戎夷南北不吾蠻狄五嶽其雉堞四㝠其溝隍天地離合我其扃鐍春秋啓閉我其門户入是域也㓜者蚩蚩壯者怡怡老者熈熈悉無中絶咸躋上壽故謂之壽域焉得非道爲土木徳爲板築仁乎城義乎池慈乎雉堞愛乎溝隍恭乎扃鐍儉乎門户使風雨不能毁矢石不能攻髙低倅老

氏之臺廣狹法華胥之國崇崇焉屹屹焉信善建而不拔者也洎霸道其昌皇風不競則必灑法令為風雨以毀之興賦役為矢石以攻之壽域之基忽焉委地嗚呼域之壞也若民命何于是賤穀帛貴金玉盜賊蜂起皷鈹角張刑巢㪚空憲綱結罫壽域之民有以法而死者開拓疆埸肆放侵伐鋒鏑霜瑩卒乘鱗集鯨吞鼓顚蠶食張吻壽域之民有以兵而死者陰陽舛錯氣候紛亂冬燠夏淒煙蒸霧瘴興瘥作疹發厲成妖壽域之民有

以天而死者毒螫孔熾猛鷙勃興山貙搏人水蟲射影海躍蛟螭陸走虺蝮壽域之民有以横而死者由是王者惠民之無壽也舉引年之典行養老之風乞言於東序展禮於南庠又謂老者非帛不煖于是乎錫之以繒綵非肉不飽于是乎錫之以殽胾非車不安于是乎錫之以几杖斯亦得其末而失其本矣殊不知民之壽夭繫君之政教其猶影響耳其或捐金于山沉珠于泉禁不急之務棄難得之貨君德尚儉人心返淳則無法死

者矣干羽舞階戈矛倒載謹不祥之器崇止敵之基我
國無外斯民不爭則無兵死者矣燮調律歴端正節候
舉授時之典興除害之利六氣斯順兆人克寧則無夭
死者矣貢金于遠方鑄鼎于中夏示不若之物免逢旃
之患彼怪斯露厥人用康則無横死者矣夫如是則域
不築而自成人不憂而自壽矣今我后道德慈愛行之
于上法兵夭横絶之于下游游乎蕩蕩乎見壽域復成
于今世矣其亦壽域中之一民耳知我帝力得無述焉

碑者悲也悲域之中廢也頌域之再興也其辭曰古之域築道樹德民欲夭兮安得後之域基姦址賊民欲壽兮不獲我聖人兮復于古昔

岳陽樓記　　范仲淹

首尾布置與中間狀物之妙不可及矣然最妙處在臨了斷遺一轉語乃知此老胸襟宇量直與岳陽洞庭同其廣大

慶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

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横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檝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

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

與歸

答趙元昊書　　范仲淹

反覆攻擊既不失中國之體亦不失夷狄之心最宜詳味

伏以先大王歸向朝廷心如金石我真宗皇帝命為同姓待以骨肉之親封為夏王履此山河之大旌旗車服降天子一等恩意隆厚始終如一齊桓晉文之盛無以過此朝聘之使往来如家牛馬駞羊之產金銀繒帛之

貨交受其利不可勝紀塞垣之下踰三十年有耕無戰禾黍雲合甲胄塵委養生葬死各終天年使蕃漢之民爲堯舜之俗此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之大功也自先大王薨背今皇震悼累日嘻吁遣使行弔賻之禮以大王嗣守其國爵命崇重一如先大王昨者大王以本國衆多之情推立大位誠不獲讓理有未安而遣行人告于天子又遣行人歸其旌節朝廷中外莫不驚憤請收行人戮於都市皇帝詔曰非不能以四海之力支

其一方念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大功豈一朝之失而驟絶之乃不殺而還假有本國諸蕃之長抗禮於大王而能含容之若此乎省初念終天子何負於大王哉二年以来疆事紛起耕者麽耒織者廢杼邊界蕭然豈獨漢民之勞耶使戰守之人日夜豺虎競爲呑噬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仁人爲之流涕智士爲之扼腕天子遣仲淹經畧西事而命之曰有征無戰不殺非辜王者之兵也汝往欽哉仲淹拜手稽首敢不夙夜于懐

至邊之日見諸將帥多務小功不為大畧甚未副天子之意仲淹與大王雖未嘗髙會嚮者同事於朝廷於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害于兄弟哉可不為大王一二而陳之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語言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與中朝天子侔擬名豈正而言豈順乎如衆情莫奪亦有漢唐故事單于可汗皆本國極尊之稱具在方册仲淹料大王必以契丹為比故自謂

可行且契丹自石晉朝有援立之功時已稱帝今大王世受天子建國封王之恩如諸蕃中有叛朝廷者大王當爲霸主率諸侯而伐之則世世有功王王不絶乃欲擬契丹之稱究其體勢昭然不同徒使瘡痍萬民拒朝廷之禮傷天地之仁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養萬物故其道不窮聖人養萬民故其位不傾又傳曰國家以仁獲之以仁守之者百世之朝昔在唐末天下洶洶羣雄咆哮日尋

干戈血我生靈腥我天地滅我禮樂絶我稼穡皇天震怒罰其不仁五代王侯覆亡相續老氏曰樂殺人者不可如志於天下誠不誣矣後唐顯宗祈于上天曰願早生聖人以救天下是年我太祖皇帝應期而生及歷試諸難中外忻戴不血一刃受禪于周廣南江南荆湖西川有九江萬里之限一舉而下豈非應天順人之至乎由是罷諸侯之兵革五代之暴垂八十年天下無禍亂之憂太宗皇帝聖文神武表正萬邦吳越納疆幷晉就

縛真宗皇帝奉天體道清淨無為與契丹通好受先大
王貢禮自兹四海熈然同春今皇帝坐朝至晏從諫如
流有忤雷霆雖死必赦故四海之心望如父母此謂以
仁獲之以仁守之百世之朝也仲淹料建議之初人有
離間妄言邉城無備士心不齊長驅而來所向必下今
以强人猛馬奔衝漢地二年于兹漢之兵民蓋有血戰
而死者無一城一將願歸大王者此可見聖宋仁及天
下邦本不揺之驗也與夫間者之說毋乃異乎今天下

久平人人泰然不習戰鬬不熟紀律劉平之徒忠敢而進不顧衆寡自取其困餘則或勝或負殺傷俱多大王國人必以獲劉平為賀昔鄭人侵蔡獲司馬公子爕鄭人皆喜惟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而後鄭國之禍皆如子產之言今邉士訓練漸精恩威已立有功必賞敗事必誅將帥而下大知紀律莫不各思奮力效命爭議進兵如其不然何時可了今招討司統兵四十萬約五路入界著其律曰生降者賞殺降者斬

獲精強者賞害老弱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險必奪可取則取可城則城縱未能入賀蘭之居彼之兵民降者死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禍其民官軍之勢不獲而已也仲淹又念皇帝有征無戰不殺非辜之訓夙夜于懐雖師帥之行君命有所不受柰何鋒刃之交相傷必衆且蕃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於大王耳漢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於天子耳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魄為妖為災大王其可忽諸朝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民

皆為赤子何蕃漢之限哉何勝負之言哉仲淹與招討
太尉夏公經畧密學韓公嘗議其事大王如能以愛民
為意禮下朝廷復其王爵承先大王之志天下孰不稱
其賢哉一也如衆多之情三讓不獲前所謂漢唐故事
如單于可汗之稱尚有可稽於本國語言為便復不失
其尊大二也但臣貢上國存中外之體不名天下之怨
不速天下之兵使蕃漢邊人復見康樂無死傷相枕哭
泣相聞之醜三也又大王之國府用或缺朝廷每歲必

有物帛之厚賜為大王助四也又從來入貢使人口稱蕃吏之職以避中朝之尊按漢諸侯王相皆出真拜又吴越王錢氏有承制補官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之體五也昨有邊臣上書乞招致蕃部首領仲淹亦已請罷大王告諭諸蕃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遐邇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有在大王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主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嚮順自不失其富

貴而宗族之人必更優卹七也又馬牛駞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從之則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患幾乎息矣不從之上下失其美利生民之患何時而息哉仲淹今日之言非獨利於大王葢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惟大王擇焉

嚴先生祠堂記　　范仲淹

字少詞嚴筆力老健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有

大功於名教也仲淹来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復為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崇古文訣卷十六

崇古文訣卷十七

宋 樓昉 編

宋文

謹習疏

司馬光

此書說禮與它人說禮不同援据的當措陳明白誠篤懇切可以見此老愛君憂國之心

國家之治亂本於禮而風俗之善惡繫於習赤子之啼無有五方其聲一也及其長則言語不通飲食不同有

至死莫能相為者無它焉所習異也至於古今亦然有服古衣冠於今之世則駭於州里矣服今衣冠於古之世則戮於有司矣衣冠烏有是非哉習與不習而已矣夫民朝夕見之其心安焉以為天下之事正應如此一旦驅之使去此而就彼則無不憂疑而莫肯從矣昔秦廢井田而民愁怨王莽復井田而民亦愁怨趙武靈王變華俗習騎射而羣下不悦後魏孝文帝變衣服從華俗而羣下亦不悦由此觀之俗之情安於所習駭所未見

固其常也是故上行下效謂之風薰蒸漸漬謂之化淪胥委靡謂之流衆心安定謂之俗及其風化已失流俗已成則雖有辨智弗能諭也強毅不能制也重賞不能勸也嚴刑不能止也自非聖人得位而臨之積百年之功莫之能變也周易履之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故天子之令必行於諸侯諸侯之令必行於卿大夫士卿大夫士之令必行於庶人使天下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運指莫不率從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禮之

本也昔三代之王皆習民以禮故子孫數百年享天之祿及其衰也雖以晉楚齊秦之彊不敢暴蔑王室者豈其力不足哉知天下之不已與也於是乎翼戴王命以威懐諸侯而諸侯莫敢不從所以然者猶有先王之遺風餘俗未絶於民故也其後日以衰薄下陵上替晉平公之世魯子服回如晉還謂季孫意如曰晉之公室將遂卑矣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其後趙魏韓氏卒分晉國習於君臣之分不明故也

降及漢氏雖不能若三代之盛王然猶尊君卑臣敦尚名節以行義取士以儒術化民是以王莽之亂民思劉氏而卒復之赤眉雖羣盜猶立宗室以從民望王郎矯託名氏而燕趙響應董卓之亂袁紹以誅卓為名而州郡雲合曹操挾獻帝以令諸侯而天下莫能與之敵操之心豈不欲廢漢而自立哉然沒身不敢為者畏天下之人疾之也自魏晉以降人主始貴通才而賤守節人臣始尚浮華而薄儒術以先王之禮為糟粕而不行以

純固之士為鄙樸而不用於是風俗日壞入於偷薄叛君不以為耻犯上不以為非惟利是從不顧名節至於有唐之衰麾下之士有屠逐元帥者朝廷不能討因而撫之拔於行伍授以旌鉞其始也取偷安一時而已及其久也則衆庶習於聞見以為事理當然不為非禮不為非義是以在上者惴惴焉畏其下在下者睽睽焉伺其上平居則酒食金帛甘言屈體以相媚悅得間則銛鋒利刃狠心詭計以相屠膾成者為賢敗者為愚不復

論尊卑之序是非之理陵夷至於五代天下蕩然莫知禮義為何物矣是以世祚不永遠者十餘年近者三四年敗亡相屬生民塗炭及大宋受命太祖太宗知天下之禍亂生於無禮也於是神武聰明躬勤萬幾征伐刑賞斷於聖志然後人主之勢重而羣臣慴服矣於是翦削藩鎮齊以法度擇文吏為之佐以奪其生殺之柄擥其金穀之富選其麾下精鋭之士聚諸京師以備宿衛制其腹心落其爪牙使不得陸梁然後天子諸侯之分

明而悖亂之源塞矣於是節度使之權歸於州方鎮之權歸於縣又分天下為十餘路各置轉運使以察州縣百吏之臧否復漢郡刺史之職使朝廷之令必行於轉運使轉運使之令必行於州州之令必行於縣縣之令必行於吏民然後上下之序正而紀綱立矣於是申明軍法使自押官以上各有階級以相臨統小有違犯罪皆殊死然後行伍之政肅而士用命矣此皆禮之大節也故能四征不庭莫不率服汎掃九州以陟禹之迹至

于真宗重之以明德繼二聖之志夙夜孜孜宣布善化銷鑠惡俗以至于今治平百年頑民殄絶衆心咸安此乃曠世難成之業陛下當戰戰慄慄守而勿失者也臣竊見陛下有中宗之嚴恭文王之小心而小大之政多謙讓而不决委之臣下誠使所委之人常得忠賢則可矣萬一有奸邪在焉豈不危甚矣哉古人所謂委任而責成功者擇人而授之職業叢脞之務不身親之也至于爵禄廢置殺生予奪不由已出不可也洪範曰惟辟

作威惟辟作福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威福之柄一失于人而習以為常則不可復収矣此明主之所慎也又頃以西鄙用兵權置經略安撫使總一路之兵得以便宜從事及西事已平因而不廢其河東一路總二十二州軍向時節度使之權不能及矣唐始置沿邊八節度亦如是而已以其權任太重故後世有跋扈之臣洛誥曰毋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絶言慎其微也又將相大臣典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轉運使欲振舉職業往往

故違戾而不肯從夫將相大臣在朝廷之時則轉運使名位固相遠矣及在外為知州則轉運使統諸州職也烏得以一身之貴庇一州之事轉運使不得問哉漢刺史以六百石吏督察二千石豈以名位之貴賤哉又自景祐已来國家怠於久安樂因循而務省事執事之臣頗行姑息之政於是胥吏讙譁而斥逐御史中丞輦官悖慢而廢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奸澤加於舊軍人罵三司使而法官以為非犯階級疑於用法朝廷雖特誅其人而已停之卒復收養之其餘有

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為之變令推恩者多矣凡此數者殆非所以習民於上下之分也夫朝廷者四方之表儀也朝廷之政如是則四方必有甚者矣於是元帥畏偏裨偏裨畏將校將校畏士卒姦邪怯懦之臣至有簡省教閱使之驕惰保庇羸老使之驁冗屈撓正法使之縱恣詆訾粟帛使之憒恱甘言諂笑靡所不至於是士卒翕然譽之而歸怨於上矣彼既為之則此效之下既言之則上從之前既行之則後襲之苟彼為而此不效下言而上不從前行而後不襲則怨怒聚於其

身而禍亂生矣長此不已日滋月盛民之耳目習而安之此有以異唐之季世乎後魏孝明帝時征西將軍張彝子仲瑀上封事欲抑損武人不預清品羽林虎賁千餘人焚彝第毆彝父子官爲收捕凶強者八人斬之其餘大赦以安之懷朔鎮人高歡時奉使至洛陽見之歸而散家財以結客曰朝政如此事可知矣於是始有飛揚之志由是觀之紀綱不立則姦雄生心矣夫祖宗苦身焦思以變衰唐之俗而陛下高拱熟視以成後魏之風此臣之所爲陛下

痛惜也臣愚以為陛下當奮剛健之志宣神明之德凡羣臣奏事皆察其邪正辨其臧否熟問深思求合於道然後賞罰黜陟斷而行之則天下孰不曠然悦喜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蓋言無所臧否之為患大也經畧安撫使有征討之事則置之無事則當廢之儻未能廢則軍事迫急不暇奏知者使專之可也其餘民事皆委之州縣一斷於法或法重情輕或情重法輕可殺可從可宥可赦並聽本州申奏決之朝廷

何必出於經畧安撫使哉轉運使規畫號令行下諸州而諸州違戾不從者朝廷當辨其曲直若事理實可施行而州將恃貴勢故違之者當罪州將勿罪轉運使將校士卒之於州縣及所統之官或公卿大臣有悖慢無禮者明著階級之法使斷者不疑將帥之官有廢法違道以取悅於下歸怨於上者當隨其輕重誅竄廢黜公正無私御衆嚴整者當量其才能擢用褒賞如是則上之人難動而下用命矣上之人難動而下用命此所以

尊朝廷也上下已明綱紀已定然後修儒術隆教化進敦篤退浮華使禮義興行風俗純美則國家保萬世無疆之休猶倚南山而坐平原也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首尾二百來字而包括無餘識治體明職守筆力高簡如此可以想見其人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于

一官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天禧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以職事慶歷中錢君始書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回嗚呼可不懼哉

保業　　司馬光

議論純厚文字切當當與無逸篇參看

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艱王者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肯稽顙而為臣當是之時有智相偶者則為二力相參者則為三愈多則愈分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夫繼體之君羣雄已服衆心已定上下之分明彊弱之勢殊則中人之性皆以為子孫萬世如泰山之不可揺也於是有驕惰之心生驕者玩兵黷武窮泰極侈神怒

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渙然四方麋潰秦隋之季是也惰者沉酣宴安慮不及遠善惡雜糅是非顛倒日復一日至於不振漢唐之季是也二者或失之彊或失之弱其致敗一也斯不亦守之至艱乎臣竊觀自周室東遷以來王政不行諸侯多僭分崩離析不可勝紀凡五百有五年而合於秦秦虐用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亂又八年而合于漢漢為天下二百有六年而失其柄王莽盜之十有七年而復為漢更始不能自保光武誅除僭偽

凡十有四年然後能一之又一百五十有三年董卓擅朝州郡瓦解更相吞噬至於魏氏海内三分凡九十有一年而合於晉晉得天下纔二十年惠帝昏愚宗室搆難羣胡乘釁濁亂中原散為六七聚為二三凡二百八十有八年而合於隋隋得天下纔二十有八年煬帝無道九州幅裂八年而天下合於唐唐得天下一百有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于酒色養其疽囊以為子孫不治之疾於是漁陽竊發四海横流肅代以降方鎮跋扈

號令不從朝貢不至名爲君臣實爲讐敵陵夷㝎徽至
于五代三綱頹絕五常殄滅懐璽未暖處宫未安朝成
夕敗有如逆旅禍亂相尋戰爭不息流血成川澤聚骸
成丘陵生民之類其不盡者幾希於是太祖皇帝受命
于上帝起而拯之躬被甲冑櫛風沐雨東征西伐掃除
海宇當是之時食不暇飽寢不遑安以爲子孫建太平
之基大勲未集太宗皇帝嗣而成之凡二百二十有五
年然後大禹之迹復混而爲一黎民遺種始有所息肩

矣由是觀之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者五百餘年而已其間時時小有禍亂不可悉數國家自平河東以來八十餘年内外無事然則三代以來治平之世未有若今日之盛者也今民有千金之產猶以為先人所營若身勞志謹而守之不敢失墜况於承祖宗艱難之業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可不慎哉夏書曰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周書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氷臣願陛下夙興夜寐兢兢業業思祖宗

之勤勞致王業之不易援古以鑒今知太平之世難得而易失則天下生民至於鳥獸草木無不幸甚矣

與吳相書　司馬光

深切著明

光愚戇迂僻自知於世無所堪可以是退伏散地苟竊微祿以庇身保家而已近聞道路之人自京師来者多云相公時語及姓名或云亦嘗有所薦引未知虗實光自居洛以来仕宦之心久已杜絕在少壯之時猶不如

人況年垂六十鬢髮皓然視昏聽重齒落七八精神衰耗豈復容有干進之心但以從遊之久今日時蒙齒記感荷知己之恩終身豈敢忘哉顧惟相公富貴顯榮豐備已極光踈冗之人無一物可以為報唯忠信之言庶幾仰酬盛德之萬一耳伏惟明主歷選周行登用人傑以毗元化以光不敢忘知己之心知相公必不輕孤於明主也切見國家自行新法以来中外洶洶人無愚智咸知其非州縣之吏困於煩苛以夜繼晝棄置實務崇

飾虛文以刻意為能以欺誣為才閭閻之民廹於誅歛人無貧富咸失作業愁怨流離轉死溝壑聚為盜賊日夜引領冀朝廷之覺寤變法之變更凡幾年于兹矣相公聰明豈得不聞之邪今府庫之實耗費殆竭倉廩之儲僅支數月民間貲産朝不謀夕而用度日廣掊歛日急河北京東淮南蠭起之盜攻剽城邑殺掠官吏官軍已不能制矣若不幸復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蟲蝗所在如是其為憂患豈可勝諱哉此安得謂之細事保其

必無而恬然不以為意乎賈誼當漢文之世以為譬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若當今日必謂之火已然而安寢自若者也昔周公勤勞王家坐以待旦跋胡疐尾羽敝口瘏終能為周家成太平之業立八百之祚身為太師名播無窮子孫奄有龜蒙與周升降王夷甫位居宰輔不思經國專欲自全置二弟於方鎮以為三窟及晉室阽危身亦不免然則聖賢之心豈忘身狥物不自為謀哉蓋以國家興隆則身未

有不預其福者也顧衆人之識近而聖賢之慮遠耳如相公之用心固周公之用心也今若法獘而不更民疲而不恤萬一鼠竊益多蠭蠆有毒則切恐廟堂之位亦未易安居雖復委還機柄均逸外藩外藩固非息肩之處乃至投簪解綬嘯傲東山東山亦非高枕之地然則相公今日救天下之急保國家之安更無所與讓矣救急保安之道苟不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法息征伐之謀而欲求其成效是猶惡湯之沸而益薪鼓橐欲適鄢郢

而北轅疾驅也所求必不果矣去此五者而不先別利害以寤人主之心則五者不可得而去矣欲寤人主之心而不先開言路則人主之心不可得而寤矣所謂開言路者非如鄉時徒下詔書使臣民言得失既而所言當者一無所施行又取其稍訐直者隨而罪之此乃塞言路非開之也為今之要在於輔佐之臣朝夕啓沃惟以親忠直納諫爭廣聰明去壅蔽為先務如是政令之得失下民之疾苦粲然無所隱矣以聖主睿明之質有

賢相公忠之助使讜言日進下情上通則至治可指期而致弊政何難去哉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苟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尚有反掌之易失今不治遂為痼疾雖丙魏姚宋之佐將末如之何必有噬臍之悔矣相公讀書從仕位至首相展志行道正在此時苟志無所屈道無所失其合則利澤施於四海其不合則令名高於千古丈夫立身事君始終如此亦可以為無負矣光切於報德務盡區區不覺辭多

智伯論　　司馬光

議論確的

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彊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雲夢之竹天下之勁也然而不矯揉不羽括則不能以入堅棠谿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鎔範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彊是故才德兼全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

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為善善者無不至矣小人挾才以為惡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豈不多耶夫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疎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

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爲國家者茍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慶歷兵録叙　　宋祁

叙事有法能繁而不亂

世之言兵者本之軒轅時書缺有間矣夏商以来乃能言之縁井田作乗車即鄉爲軍因田爲蒐周法則然外制郡國内彊京師兵非虎符不得發漢法則然開府籍軍混兵于農使士皆土著有格死無叛士唐法則然晚周

力分諸侯其弊弱者常分暴者常并故公國相軋而亡漢衰權假彊臣其弊勢侔則疑力寡則隨故僭邦鼎峙而立唐季亂生置帥其弊樂姑息厭法度故羣不逞靡潰而爭由是觀之始未嘗不善而後稍凌遲也宋興剗五姓餘亂一天下之權僭藩納地梗帥嬰法經武制衆罔不精明凡軍有四一曰禁兵殿前馬步三司隸馬卒之鋭而剽者充之或挽彊或蹋張或戈船突騎或投石擊剌故處則衛鎮出則更戍二曰廂兵諸州隸馬卒之

力而悍者募之天下已定不甚恃兵唯邉蠻夷者時時與禁兵參屯故専於服勞間亦戍更三曰役兵羣有司隷焉人之游而惰者入之若牧置若漕輓若管庫若工技業壹事専故處而無更凡軍有額居有營有常廪有横賜四曰民兵農之健而材者籍之視郷縣大小而為之數有部曲無營壁闕者輙補歲一閱焉非軍興不得擅行此國家制軍大抵如此然兵無常帥師無常鎮權不外假力不他分此其所以維萬方憺四夷鼓行無前

而對天下者也慶歷五年今叅預貳卿濟陽丁公以壯猶宿望進使樞省惟是本兵柄按軍志無不在焉而叢分几閣非甚有紀公乃搜次首末鉤考纖微掇其攻守戰者爲禁兵民兵兵録五篇合羣曹所分擿諸條所隱彙而聯之部分班如也離而伴之區處戢如也彌衆而易見愈詳而不繁雖五符猥幷邉瑣曲折歲列廢置月比耗登披文指要坐惟而判蓋簡稽之決要蒐乗之總凡録成乃上於官且俾序作者之意謹按軍篇之首公

各述所由前創後因聖繼神承既有第矣近衛别録示有尊也餘軍不載畧所緩也文約事明成一王法惟公達練多聞以忠力自結於上處機務不周歲擢貳卿台曓誠明翊權綱有德有言天子之寶臣歟

崇古文訣卷十七